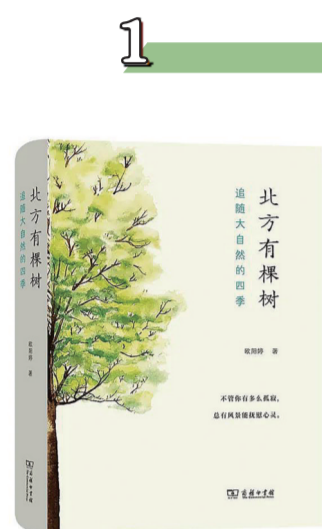


与春天相遇的N种方式

特别策划



你好春天



《北方有棵树》

作者: 欧阳婷
出版社: 商务印书馆
出版年: 2021年1月

这是一本久居北京而写就的自然观察和城市物候笔记,不仅限于花草植物,还有鸟、雨、云、风等,以炽烈深情的文字,展现出一年四季里,万物整体的优美的自然图卷。



《大自然的日历》

作者: 普里什文
出版社: 北京大学出版社
出版年: 2017年1月

高尔基说,在普里什文的作品中,对大地的热爱和关于大地的知识结合得十分完美。在这位人称“世界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的先驱”的文字中,我们可以找到精巧且变幻无穷的世界,看到一个真实而残缺的自然,以及里面住着的小小的人类。

龙猫的家



《龙猫的家》

作者: 宫崎骏
出版社: 南海出版公司
出版年: 2021年1月

在动画大师宫崎骏的眼中,什么样的屋子里会长出龙猫呢?是走廊尽头保存着翻破的课本、褪色的铁皮玩具的爷爷的书房?还是盛放着一棵两人合抱都困难的樱花树的春日庭院?也许,这些都是。在《龙猫的家》中,宫崎骏用简白的文字、生动的画笔、独到的镜头,描绘出平凡日子里的默默温柔,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强大的自然生息。

春天来了——
那些严寒与冰冻过去了
美好的阳光与桃花又来了
大地敞开了胸怀
万物也来了精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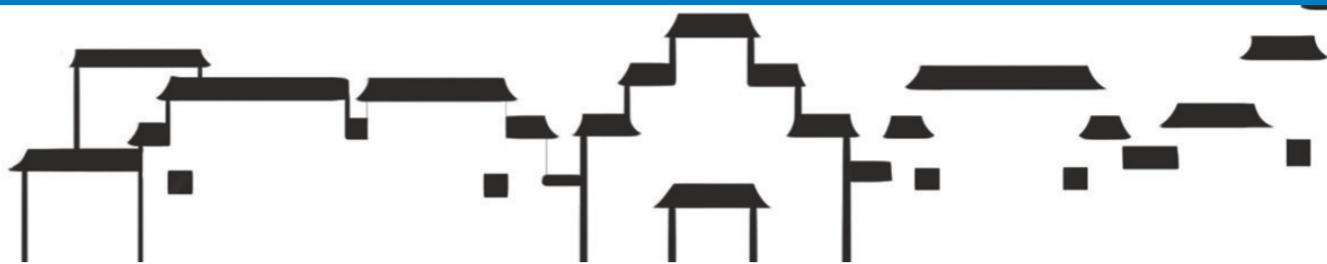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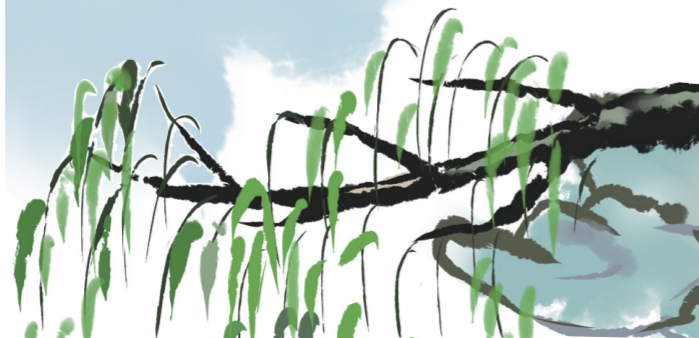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个万物生长,欣欣向荣的季节
似乎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打开自己
感受吹面不寒的杨柳轻风
轻嗅沁人心脾的柔美花香
体会春天给人带来的美丽,赋予的希望

我们热爱春天——
因为春天是飞扬的,明亮的
小草奋力拔节 花蕊含苞怒放
鸟儿随春风一起到处飞翔
春天给人以生机和活力

我们热爱春天——
因为春天是五彩的,缤纷的
红灿灿的太阳 湛蓝的天空
嫩绿的树梢 娇黄的迎春花
春天是一切美的融合,一切色彩的总汇

春意盎然,春色撩人,春满人间
趁春光正暖,阳光正好
让我们昂首挺胸
去追寻春天的足迹 共同奔赴美好的明天

——编者



书院春事

◆ 刘帆

当第一朵紫玉兰在枝头开放,我知道,书院辛丑年的春天来了。

书院的居民本来是山桃花,穿插在漫山遍野的橡树林中。自从紫玉兰迁入后,山桃花的“春江水暖”就略显得迟钝一些。书院的桃花有两种,白色的先开,红色的后开。我更喜欢红色的桃花,觉得称心如意。桃花开时,杏花尚未开,杏花的春天还没来。但杏花白,或者是梨花白,我都喜欢,就是不喜欢桃花白。或许是受到了儿时童谣的先人为主——桃花红,杏花白,梨花开了叫奶奶。

听说过彼岸花吧。去年,驴友“山猫”配合勘察太行山国家森林公园(济源段)并进行路线选址,他带队爬山就少了许多。大年初五,难得他召唤,我们一起去走太行山国家森林公园(济源段)莲花辿段。从蟒河的满玉沟进去,走到老庄下河,发现背阴处大片彼岸花的新苗,在春风里探头探脑的,生机盎然。我便想到了去年移植到书院的彼岸花,不知是否已露头了。当天下午回来,就匆匆去书院,大喜——书院的彼岸花也长出来了。

从莲花辿步道徒步回来,匆匆去书院,当然不全为看彼岸花,还要把在山坡上偶遇的两株“鬼见愁”树苗尽快栽植好。不知道“鬼见愁”这种树的学名是什么,但这个民间俗称够直白、够个性。

栽在离彼岸花旁边怎么样?都说彼岸

花是开在黄泉路上的花,叶花不相见,但爱人就把它栽在自己行医的庭院中。我也不太在意花语,初心只是想丰富书院的物种。就敬鬼神而远之,只是把它们当成普通的花,普通的树。

书院东北角,大大小小生长有几十棵柏树,一年四季常青,视为书院的青龙。青龙岭的柏树一直密密匝匝,端庄守正。前年一场大雪,把柏树的枝桠压折不少,原来挺直的树梢也弯向了一边。我很是心疼。但村里有经验的农人说,不碍事的,两年大日头晒,它就又周正了。果然,太阳是最好的疗愈师,柏树在慢慢恢复。前段时间那场春雨,晚上几个人小聚出来,愚公路上的雪正在高潮状态。路灯映照下,雪线儿如梭,交织得密密麻麻。几个青年男女正在忘情地打雪仗,聊了几句,知道他们是从上海来的,到济源出差,正赶上这大雪。我酒后兴奋,没想到到书院的柏树会不会遭殃。待第二天雪停,赶上去看,还好,并没受什么影响。我想,这可能是春雪与冬雪的区别吧。雨水节气已过,毕竟一场春事正在天地间铺开,春天的雪花,懂得顺天时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

再说种地的事吧。佛潭沟的那几小菜地,今年也随邻家种上了杨树苗。种地太不容易了。这两三年,种过瓜菜、早玉米什么的,还种过一年高粱、一年芝麻,太辛苦了,不如种上杨树苗,一年四季都省事儿。

小雨纤纤风细细

◆ 王贤根

这几天格外想念老家,脑子里总是“小雨纤纤风细细,万家杨柳青烟里”的难忘景象。

这种思念是由京城的朦胧雨天勾起的。过了雨水节气,北方依然是瓦亮的阳光、干燥的西北风。有日清晨,忽见地面的冻土一夜间变得湿润、松软,才觉地气已经回暖,春的脚步悄悄走来了。风,些许的温和,路旁垂挂的柳条有了淡淡的青色。可是没过两天,一阵寒流袭来,天色骤然变得灰蒙蒙的,晨起,闻得小雨声响,却难见它清晰的踪影,哦,是高大的楼群、褐黄的草木消解了春雨的情影,这,不得不让我想起老家那以青山为背景的纤纤细雨的风情。

老家的绵绵细雨是道景。当冬的气息还未褪尽,初春便披着俏丽的衣裳悄然而至。这时的节气,正是“雨水”。农人们特别钦佩祖先将二十四节气掐算得这么精准,并取了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名称。“雨水”时节的雨,绵绵细细的情调显现的是温情脉脉的诗意。会稽山四季青黛。黛色的群山如同一道壮阔的屏障,装点在大地上。春风温和,轻轻吹拂,小雨飘落,白生生的不绝,好像是无数柔软的丝条,从天际洒下来。落在葱翠的树叶、竹梢上的雨滴,沙沙的柔声,宛如上天与大地的私语。

迎春花早已绽放金黄的花朵,繁华的金

黄还未退出花的舞台,嫩绿的芽尖便深情地探出头来,数天工夫就出落成椭圆的绿叶,托着晶莹的雨珠,闪烁着亮光的光泽。粉色的桃花缀满了枝头,蜜蜂与彩蝶飞舞,当雨声来临的时候,它们又悄悄地藏匿起来,只待明媚阳光透过雨雾重又温暖地普照过来。几丛翠竹将桃花的粉红衬托得更为妖艳,翠竹也由此显得高大挺拔,仿佛是伟岸的男子依偎在娇女的身旁。门前的沟渠里,清水静流,水草浅浅荡动,渠旁垂柳青青,梢头随风轻轻点在水面上,引来不少游鱼的追逐、噬嚼。

几经春风春雨的洗涤,野地里的青草不经意间茂密起来,夹生在它们当中的荠菜、马齿苋、水芹、蕨菜、鱼腥草等,便成为孩子们掐采的意中之物了。这时,雨蒙蒙的田野上,可见戴着斗笠的孩子,三三两两的,一会儿立起,一会儿俯身,将湿漉漉的野菜采入小篮,带有泥土和野草芬芳的各种野菜,过会儿便成了农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

作为老老少少一大家的主妇,每天都在算计着一日三餐主副食的搭配。我妈在灶台边掌勺,一边翻炒得锅里的青菜噼里啪啦地响,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与家人聊些家事村事,偶尔觉得缺个什么,便大声地叫我拔两根竹笋去。我应声放下笔,提把小锄,跨出家门,抬头望一眼茫茫的雨幕,低头猫腰

冲向房后那片竹林。

竹林生长着的是石竹。它没有毛竹那样粗壮、高大,它们的落叶也不至于飞到二楼房的瓦楞上去。石竹出笋率高,秀丽的身杆四时青翠。农人的审美情趣与实用价值观紧密揉合,便将这一竹种从深山丛林移植到平畴家院,从此与白墙青瓦相邻,与鸡鸭狗猫相处。

春雨的沙声里,杆杆翠竹挺拔,神采飞扬。从它们庞杂的根系上拱出地面的笋头,略呈鸭黄,可一旦沐浴春雨,即可见到它生机勃勃的景象,紫褐皮壳尖尖嘴,一天一个样儿,呼呼地往上长。

按爹往日的吩咐,拔竹笋要注意,壮实的期望可成材的保留,即使粗壮但过于密集的,要间挖,或间拔,不可伤其根;周边少拔,让它们自由发展,开疆拓土。我钻进竹林,很快用小锄挖了几根,现挖现洗现炒,泥土下那段仍是鲜嫩。起身返回时,闪过过猛,撞得几根竹子哗啦啦地响,一阵豆大的雨滴从竹叶上泼落,洒在我的身上,钻入衣领的水滴,冰凉。

门外的雨还在落。纤纤的雨和细细的风给我们农家的饭菜平添了一份祥和的气氛。七八双筷子各自伸向这盘热气腾腾的雪里蕻炒青笋的时候,我心里蓦地有种甜滋滋的感觉。

云雀在叫

◆ 郭宗忠

很久听不见了云雀的叫声。
转眼间春暖花开,在秘境里散步时,云雀的叫声突然悬在了空中,悬在了头顶。让人措手不及,有了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在春天稀疏的花叶间,因为云雀娇小,人很难看到云雀的身影。不过,能听到这偶遇的,比叫个不停、柳莺更超然的云雀的叫声,我已经非常知足。

春天里各种鸟儿亮开自己的嗓子歌唱,尽显各自的魅力,有的叫声深情,有的叫声婉约,有的叫声嘹亮。这是鸟儿们爱的时节,也是鸟儿发情的季节。

等到春天树叶覆盖了树林,树枝间搭建了鸟巢,鸟儿们谈情说爱的季节就过去了,那时,它们多半顾着养儿育女,也就没有唱情歌的心思。

不过,对我来说,每一天观察鸟儿,都会有意外收获。我喜欢倾听鸟儿不同时节的不同叫声,那叫声里记录着它们简单而规律的生活,那是它们的人生,这过程也像人的一生,看似偶然,却也必然。因此,我也着手记录下鸟儿每个时刻的叫声,作为理解和了解鸟儿的途径。

春天到来,大地上雾气蒙蒙,这雾从哪里来?我走在湖边时,发现雾气是从月见湖中慢慢腾腾升起,然后贴着湖面朝着岸边移动,穿过岸边的刚刚长出的芦苇和蒲苇时消失了,它们分明是被芦苇蒲苇梳理散开了,逐渐这雾气融在了清晨的空气里,让清晨的空气凉爽而湿润。这样的清晨,身穿单衣在湖边,会感到一丝特别的凉意。

湖岸的不远处就是稻田,播种的油菜花即将开花,浓绿的叶上也升起了一层雾气,凝成了细密的点点滴滴的露珠,为即将到来的盛放提供着充足的水分。当太阳逐渐升高,油菜花地呈现出金灿灿的光晕,早起劳作的农民的背上似乎也裹上了金色的阳光,人在此刻的稻田边行走,有种温暖而又幸福的感觉。

初春的雾气有种秋雾的感觉,我想起苏轼《秋颂》中的起句:“雾气洋溢,果实圆熟的秋。”只这一行诗,苏轼作为伟大诗人的地位便是不可撼动的。

我走进油菜花的梯田,站在油菜花地里曾经爬满凌霄花的树下,沉思良久。如今,月见草也已经在藤蔓上长出了花蕾,月见草的花也随着稻田里即将盛开的油菜花而热烈开放。这油菜花与月见草花相守成长的月夜与清晨,仿佛藏着或者见证着许许多多浪漫。那条条贯穿在油菜花田之内的田埂,幽静,有着油菜花和月见草花的幽香,有着月色与星星的相约,有着野鸭与蛙声的对鸣,有着这一个已经悄然成熟的春夜的惊喜和此后春光一去不返的怅然。

所有的美好都在这微妙的感受里,让一天在心里酿成了对大地和万物的热爱,也有了对未来美好的期待。然后明年,油菜花与月见草花又开始相约下一年的花期。站在枝头的灰椋鸟呼唤了一声,它在警告那些新生的灰椋鸟不要贪食,它在召唤那些贪食的灰椋鸟去湖边或者山中看看风景,然后,

突然,你看到油菜地里好像升腾起一层云烟,那是吃饱了昆虫的成群的灰椋鸟,掠过玉峰塔,飞向了远处的西山。

从这一片风景里走到另外一片风景,到了我常读书的寄舟台,到了常喝茶的玉泉旁,到了高湖边的亭子里,到了杏花开遍的斜坡上的竹亭里。

在春天,紫花地丁的花开到了湖边,荷塘里的才长出的尖尖小荷被游过的黑水鸡碰着晃动了,黑水鸡已经早已没有了踪影,不知藏在哪片去年的老荷叶之后。黄苇整个早晨都愣愣地站在一株芦苇上,等待鱼儿的出现,它的耐心无鸟匹敌。

这个清晨多美。
突然,云雀在湖边的柳树上叫了几声,又不知道去了何处。

小时候听奶奶讲,云雀一叫,就会变天起风。预报今夜有雨,风起雨来,这或许正应验着云雀的感应。

这些日子里,我观察许久,云雀的叫声是很少听到的,好像只要云雀一叫,起风成了必然。这是古人们一辈辈传下来的生活与自然经验,也是鸟与自然,人与鸟,人与自然能够通灵的证据吧。

在园子里天天行走,我逐渐发现了我对自然越来越依赖,越来越在自然里心清气爽,越来越感觉到在自然里才有的创作灵感。当我不再凌驾于自然之上,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,相互尊重和理,自然万物都在向我表达心声,我才能感知了美怎么出自了心里。